

那时的冬天



小,他们能穿吗?”母亲就告诉我,那只是做后人的一份心,一份传统美德中的孝顺之心。

那时的冬天,我们双手冻得通红,却背过大人的眼睛,满岗乱跑。遇有结冰的日子,偏起个大早,将

冰块吊在屋檐下,口衔了竹管,对着小孔吹起来。末了,捡几片细石,往地里尽力斜掷出去。追打、嬉骂之

际,忽然一阵狗叫,转移了我们的视线,灶屋里母亲随口吟道:“狗儿汪汪咬噢,外头人来了哟。”我们便呼地跑出户外,对着过路的行人,拍着手一唱一和地调笑:“哪一个?”那时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冬天真正的主人。

那时冬天,大家都闲下来,走亲访友的也多了。老姐妹们就会互相走动,有时候一住就是几天。她们在一起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,纳着鞋底,或织着毛衣,或者做着家务,而我们小孩儿经常在炉灶的炭灰里烧土豆吃。那时的冬天,人们聚在一起,开心的说笑声,是寒冷冬天里最温暖的画面。

那时的冬天,刮几场北风,飘几天白雪,狗钻进堂屋,鸡飞上猪圈。一位粗壮的后生拖着四尺长的挺

棍和尖刀,在山梁上放开喉咙吆喝:“杀猪喽……”接着,满山、满沟,猪的叫声一日高过一日,石磨也开始叽叽嘎嘎地转个不停,山妹子坐在炕沿绣着花,小伙子则觑起眼睛扳着指头一曲一伸地盘算给丈母娘拜年的时日。

那时的冬天,最热闹的莫过于过年了。年货是非做不可的,炸的,蒸的,煮的,烙的,家里的灶台从早到晚都是热的,诱人的香气伴着腾腾的热气从房门溢出,把年的喜悦提前罩在了乡村的四周。

那时的冬天,已经过去30多年了,却深深地藏在记忆里。当城市里又一个冬天来到的时候,当我坐在暖气融融的楼内,依然会怀念起那时的冬天。

文/乔峻岭

城墙上的故事

上世纪50年代初,呼和浩特市的四周城墙和四个城门楼,以及四个拐角的角楼都还基本完好,位于新城中央的鼓楼是不允许随便攀登的。于是,在那个缺少儿童娱乐场所的年代,登上城墙玩耍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一大乐趣。

1954年9月初,我在新城区苏虎街小学刚升入四年级,一次过少先中队日,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李老师组织我们“游城墙观市容”。我们举着中队旗从东城门旁边的斜坡登上,先向南行进到东南角的拐角处,再向西一直走到南城楼。要求我们都不要掉队,走到终点后,谈谈沿途观赏的感想。

我们悠闲漫步,尽情观看城内城外的景色,到达目的地围坐在一起谈各自的见闻。有的说:靠城墙里边的地带还很空荡,有的地方种着蔬菜和庄稼,附近住户们的土坯墙壁上画着一个个的大白圈,据说是用来吓唬狼的(当时在城墙根的僻静处确实有狼出没)。有的说:向城里望去,只见除了鼓楼以外全是清一色的平房,多为瓦房,偶见胶泥抹顶的土房子,房顶

上大大小小的烟囱,就像一大片黑色的树桩子。有的说东门外基本都是荒芜地带,西南方向的桥靠村大多数是土坯房,村西是大片的农田,护城河的水很多也很清,长满了水草。李老师表扬我们观察得很仔细,又启发我们说:现在城内的确不繁华,城外也很荒凉,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建设去改造,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繁荣昌盛的城市。李老师的讲话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,更激起了上城墙玩耍的兴趣。

第二年7月临近期末考试时,李老师把复习提纲发给我们说:“大热天的,集中在教室里太闷热,学校允许你们带上书本提纲到阴凉地去复习,自由结合,人数不限。”同学们高兴得像一群麻雀冲出了教室。我们6个男生悄悄约好溜出校门,撒丫子登上了北城门楼。突然发现门楼的角落里有一对青年正在接吻,我们“咦”的惊叫一声,笑着跑开了,那对恋人也被我们吓了一大跳,在那个谈情说爱还要偷摸进行的年代,看到这一幕非常惊讶,被看者更觉得羞涩,两人很尴尬的下了城墙。我们来到城门楼西边的

开阔地带无拘无束地玩开了。偶尔也互相提问回答一些复习提纲上的问题,但更多的时间还是居高临下欣赏自然风光,北城门外的草滩上有放羊放牛的,京包线上偶尔有飞驰的列车,城墙上长着很多灌木和野草。更有趣的是看见一只大老鼠钻进了鼠洞,我们找来一截带尖的木棒轮番挖起来。突然老鼠又跑出来了,两个人连喊带追无结果,折回来一起继续挖,终于挖到了老鼠窝,发现了4只小老鼠,比花生米略大,全身粉红色无毛,肉乎乎的还没睁眼,“吱吱”地小声叫着,放在手心里觉得怪好玩的。片刻之后,我们喊着“老鼠的儿子见鬼去吧——”“嗖”的一下把它们使劲扔到了城墙外面。没有小老鼠可扔的徐晓峰扔了一块鸡蛋大的石头,我们指责他说:“你咋这么愣,不往下看就扔石头,打着人怎么办?”徐晓峰撅着嘴巴子还有些不服气。事后不知是出于对我们的报复还是为了讨好老师,他竟把这次登城墙的事告诉了李老师,我们因受到了严厉批评而对他疏远了一段时间。

升了五年级,李老师

继续担任班主任。深秋时节,我们发现住在学校里的她做饭生火炉子缺少引火柴,还是我们这几个人想到城墙上长有灌木和野草,于是利用一个星期天,带着镰刀和砍刀,来到城墙上割枯黄了的野草,砍干枯了的灌木,用绳子捆好每人背着一捆,送到李老师家里。李老师高兴极了,当她知道是从城墙上弄来的,说:“谢谢你们,以后别再弄了,上下城墙很危险。”然后李老师让我们嗑葵花籽,还给倒水喝,我们心里感觉热乎乎的。

此后,随着自治区首府建设的逐年推进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迅速开发,新城的鼓楼、城门楼、角楼、护城河以及所有的陈旧建筑早都销声匿迹了,现存的城墙只有东北角成直角形的那一小部分,被当成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起来了,看到它就想起有关城墙的故事。面对当今繁华、雄伟、壮观的首府新貌,就会想到当年李老师说的“不久的将来就成为繁荣昌盛的城市”那句话。可惜李老师已去世多年,我很为她没能目睹塞上璀璨明珠的巨变而深感遗憾。

文/张锡范

钢笔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我的小学生涯是在故乡武川乡村小学度过,上了三年级,我就能用钢笔写作业了。此前,一二年级的学生学校禁止使用钢笔,只准用铅笔书写,这个规定有何依据,无从查考,但我揣测可能是年龄尚小,还没有彻底掌握汉字笔画与间架结构,书写能力未定型,可塑性极强,怕走差路再纠正就难了。我在二年级期间,拗不过强烈使用钢笔的好奇心,违规拿了大哥的钢笔完成一次作业,被老师在作业的批语后面温馨批评一次,要求改用铅笔写作业,屡犯要请家长约谈。

至今,还能想起拥有第一支钢笔的情景,宛如演电影般在眼前浮现。由于升入三年级,我知道能用钢笔写作业了,名正言顺向父亲要了钱,拉上玩伴德娃奔向村里大柳树下的代销店。售货员是个老人,姓竹,60岁左右。

竹爷爷从货架上取来3支钢笔,放在柜台任我挑选,最后,我挑了支笔杆为浅红,笔帽银白,笔握为黑色的钢笔,付钱后回到家里,拔掉笔帽旋开笔杆,笔头伸进墨水瓶,使劲压松三四次笔囊,吸上蓝黑墨水,擎起来,看看笔囊吸入的墨水程度,笔囊墨水未满,再吸墨水,直至笔囊满为止,就旋装好笔杆,找撮烂棉花或者废纸,揩去笔握上沾的墨水,在废纸上试笔,检查流利程度。先写自己的大名,再把自己所在的学校、班级,我所在的村、乡、县、市、自治区名称,一起疯玩伙伴的名字都写了个遍,字写的虽然不好,心里早乐开了花。

有了钢笔,墨水也跟随而来,有蓝黑墨水、纯蓝墨水、碳素墨水,与钢笔一刻不分开。数九寒天,天气零下十几摄氏度,早晨背着书包来到学校,取出铁笔盒里的钢笔,却发现笔囊内的墨水被冻住了,手摸摸,感觉硬的,不能写字。上课前早点发现还好,拿到火炉子跟前烤化即可,若在上课时才觉察到就晚了,干着急。用嘴不住地向笔囊呵气,或者将笔夹在腋下暖暖,当墨水融化,能书写了,离老师下课的时间也不远了。

当时,每个学生的墨水很少存放在学校里,原因是我们的课桌没有抽屉,墨水在家里放置,每天上学前都吸点墨水,当忘了吸和写作业的过程中笔囊中的墨水干了,就让同桌或者前后左右的同学从他们的钢笔里吐点墨水,吸进自己的笔囊,凑合上一天。

现在,中性笔大行其道,电脑异军突起,用钢笔的人凤毛麟角,曾经的钢笔情怀,离我渐行渐远。但蓦然回首,发现我们每个人都似钢笔一样,书写着自己的人生,有辉煌,有低迷,起起伏伏,向前而去。

文/石应山